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新國學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新國學

第八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國學(第8卷)/ 項楚主編. —成都:巴蜀書社, 2010. 12
ISBN 978-7-80752-745-9

I. ①新... II. ①項... III. ①社會科學—中國—叢刊
IV. ①C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覈字(2010)第 251588 號

新 國 學 (第八卷)

項 楚 主編

責任編輯	周文炯
特約編輯	王大厚
責任校對	潘 錦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政編碼: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 mm×140 mm
印 張	13.625
字 數	38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745-9
定 價	3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我社發行科聯繫調換

目 錄

中國學術之升降及今後之趨向(天人損益說)	
..... 金松岑講演 王 謇等記錄 童 嶺整理	1
《毛詩》今文說	章 琦 14
論傳記傳叙之名稱及相關概念	
——兼評《八代傳叙文學述論》	羅 寧、武麗霞 20
羅燁《醉翁談錄》的成書年代及其中宋代詩文考察	
..... 湯華泉	48
《源氏物語》注釋書引用的宋代書籍	
——以《河海抄》為例	(日本)河野貴美子 61
論《越娘記》和《太原意娘》中的改葬情	(香港)劉燕萍 72
詩學與詩藝：讀錢鍾書先生的詩	
唐宋詩詞中入聲的聲情作用	(香港)鄭龔子 108
宋代鱗介題詠中的自然觀察與書寫	(臺灣)陳素貞 139
《瀛奎律髓》裏的南方與元祐文人	(臺灣)張蜀蕙 172
《詩人玉屑》“意在言外”說述評	
——以含蓄、寄託、諷興為核心	(臺灣)張高評 199
從詩法傳授的角度看《滄浪詩話》	王德明 233
曾季狸及其《艇齋詩話》考論	(臺灣)王秀雲 246
宋元明時期“孟浩然詩”評點本析論(之一)：	
劉辰翁批點《孟浩然詩集》	(臺灣)侯雅文 284
《優語集·北宋卷》校勘商兌	智 永、王福利 314

《江湖前、後、續集》與《江湖集》求原·····	羅 鷺	321
“小二娘”考		
——蘇軾《與胡郎仁修》三簡釋讀·····	朱 剛	353
李清照生嫁年及《〈金石錄〉後序》署年綜考·····	王 昊	364
宋代學者洪興祖生平事迹詳考·····	侯體健	371
略論文言與白話的特色·····	徐時儀	397
《碧巖錄》雜考(二十三)		
——第三十二則“定上座佇立”·····		
····· (日本)小川隆著 李 瑄譯		415
編後記·····	《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429

中國學術之升降及 今後之趨向(天人損益說)

金松岑 講演

王謇等 記錄

童 嶺 整理

【整理者案語】:

金松岑(1873—1947),清末民初之文學巨擘也。《太炎文錄續編》稱金松岑“風儀感慨,文在季漢三國間”。考章太炎先生論文之凡例,以東漢魏晉文為宗,從未輕以之許時人也(說見《國故論衡》“論式”篇)。由是觀之,金松岑文章不可不謂之“守己有度,伐人有序”也。此《中國學術之升降及今後之趨向》乃1933年金氏於蘇州之講稿,一名《天人損益說》。由王謇、諸祖耿、王乘六、徐澂四人記錄。此稿雖不及萬言,然籠括九流百氏之說,兼及釋道歐西之學,從“天人損益”之視角,平議漢宋學問之得失,並謂他日學問之新方向唯史學與理學而已。其所持論,皆異於時賢,實可從中窺金氏治學之一斑也,惜此稿流傳未廣。今據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民國二十二年蘇州國學會本整理。甲申年五月 童嶺記於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

中國學術,歸納起來,不外乎儒道二家。講中國學術之升降,無異乎講中國儒道二家之升降。換句話說,便是天與人的損益。雖然儒道兩家,表面似乎兩派,其實際卻是相通。道家是君人南面之術。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所以古代帝王,無有不是道

家。儒家源出司徒之官，原始的責任，在於“教胥子”，在於“敷五教”。合併起來，儒道兩家，都是講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的。不過一方面是君人南面之術，為帝王師；一方面是以六藝普及人民罷了。

儒道兩家的相通，有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大家知道顏子是孔子具體而微的高足，當然他是儒家。可是根據書籍上的記載，可以知道他是很有程度的道家。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這就是老子說“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意思；曾子說：“昔者吾友，有若無，實若虛。”這就是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的意思。根本沒有什麼兩樣。但是從“有若無，實若虛”兩個“若”字看來，顏子還不能及得老子的直捷。孔子說：“回也，其庶乎，屢空。”這亦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據。向來注家，都把“窮”字解釋“空”字，這是不對的。上面評論各人，都從個性方面著眼，不應對於顏回，單獨說他的境地。這一個“空”字，依我意思，應該解作“空諸所有”。和下面的“賜不受命而(依太炎說^①作如字解)貨殖焉，億則屢中”相對。老子說得好：“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顏子做到損的功夫，所以屢空。子貢卻是儘量輸入學問，如貨殖焉。然而子貢聰明，時能見到。這就叫“億則屢中”，所以孔子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子貢說：“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這知十和知二，便是屢空和屢中的分別。向來的記載家，總說莊子受業於田子方，子方受業於子夏，這是望文生義的妄測。依我想來，莊子是和顏子一派的。莊子說顏子的地方，非常精到。“心齋坐忘”，都可以作《論語》“空”字“愈”字的注腳。所以莊子說顏子，最為近真。而莊子自身，亦有些兒儒家氣息。趙太子見他，說他儒服而見王。這許多，都是儒道相通的

① 整理者案：章太炎先生《廣論語駢枝》曰：“然則不受命而貨殖焉者，謂不因師教，自能貨殖，見其天姿善於此爾。”《章太炎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頁219。

有力證據。

還有一層，《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說：“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孔子聽了這話，非但不生氣，反向弟子批評說老子“其猶龍乎”。從史遷以來，沒人懂得這話的謎。依我看來，孔子完全是儒家的態度，講究威儀，“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講究學問，“好古敏以求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見老子時，還是翻十二經而說，卻給老子說了一句大謾。現在看來，驕氣是指威儀而言的，淫志是指滿腹詩書而言的。晉人稱皇甫謐“書淫”，就是這典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說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在老子一方面，他是一些不講威儀的。孔子見老子，“老子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他雖則做了博覽羣書的柱下史，可是一些也不把書本放在心上和嘴上的。所以他對孔子，便如此說了。孔子接受了老子的思想，雖不盡棄其學而學，卻於無為而治及修道的功夫，得到了不少的心傳。

古代帝王，黃帝是道家，堯舜是儒家。古代人臣，伊尹、鬻熊、太公是道家，周公是儒家。把時代來分，春秋時代全是儒家勢力。諸侯相見以禮，宴會都要賦詩，這是儒門的家法。戰國時代，便是道家勢力。那時名、法、縱橫、雜家，都帶著道家氣味。《文子》、《鬼谷子》、《公孫龍子》、《韓非子》，書中都有說到道家的話。道家主張清虛無為，尤其是掌握天下政權的帝王。孔子亦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易經》上儒道相同的話，更是不少。戰國時，荀子最少道家的氣息，但是他《解蔽篇》卻說：“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①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

① 整理者案：此處原整理本作“兩”，《荀子集解》本作“滿”。王先謙曰：“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

也，然而有所謂靜。”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荀子雖儒，卻近於法家。然而有這類的話，可見戰國時代道家的勢力了。

西漢初年，蓋公言黃老，賈誼明申商。漢文用黃老，景帝用法家。竇太后亦尚黃老。直到武帝方始推尊儒家。

兩漢儒家的特色，求學心非常之濃厚，人格亦很高尚。如于定國做了廷尉，還請了先生講讀《春秋》。黃霸做了丞相內史，為了公罪，和長信少府夏侯勝一同下獄。夏侯勝是有名的《尚書》家，黃霸要求夏侯勝傳授《尚書》。夏侯勝說，現在犯了罪，朝不保暮，還有什麼閒心情講《尚書》呢？黃霸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二人在獄講授。兩年，《尚書》畢業。因赦，都出了獄。孔子十四世孫孔光，一方服官，一方授徒講學。及做了尚書，才沒有講學的功夫。後來罷官，仍舊是講學不休。他們對於經術，都很活用，而有實際。根據了《禹貢》來治河，根據了《春秋》去折獄，把三百五篇當著諫書。儒生可以任將帥，將帥亦多通達經術。即如《易》大師丁寬，曾經做過將軍，平吳楚七國之亂。又如馮奉世，他是當時很有名的將帥。他自己通了一經，教他四個兒子，各人各通一經。這種風氣，到了東漢，更加演進。西漢儒生，因為秦火之後，書本殘缺，所以求知欲十分增高。而對於人格方面，如匡衡、孔光、張禹一班人，不免軟熟。到了東漢，便不同了。他們非但求知欲非常旺盛，對於人格方面，也很端嚴。因此養成強毅不屈的風氣，充分的表現著反抗性。無論國家的暴力，外戚宦官的暴力。苟其不合於理，便羣起反抗。越是殺得多，越是反抗得利害。這種精神，只要一翻《後漢書》各人的傳，便可以知道。范蔚宗說：“處子耿介，公卿側席。鄙夫抗憤，豪強動色。”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便是這類人物。董卓、曹操，屢次想要篡漢。對於這一班人，不得不有一些相當的顧忌。蘇老泉所謂：“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這不能不說是儒家人格教育的成功。兩漢學風，三代後要算第一。但是極盛之時，例有潛伏的反動。因為東漢時代，在禮教的權威指

導之下，人人都是嚴氣正性。通脫的人，很以為不便。到了東漢末年，孔融、禰衡，便各自倡狂起來。孔融說：“子之於母，如寄物於瓶，取之則出。”^①中間用不著所謂孝慈。在他們以前有一個王充，著一部《論衡》，逞著他瑣碎的詭辯，大膽的解放。居然推翻了名教，這是儒家盛極而衰的時代。

到了魏晉，全是道家的色彩。即如兩漢講威儀，魏晉則講風調。兩漢書對於沒有威儀的人，都特別記出，好像看作稀奇似的。如劉向的簡率無威儀，楊雄的性嗜酒，無威儀；而成帝卻很有威儀。所以班固贊他，說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這可見漢人對於禮法，是非常講究的。到了晉代，大家都崇拜老莊。有“莊襟老帶”之稱。讀《晉書》和《南史》，可以見當時考究清談的態度。甚者至於佯狂被髮裸體，和漢代截然不同。這一種不同，便是儒道之不同。

李唐得了天下，以為以前帝王，都是感生，他自己卻沒有。於是推尊李耳，以為自己的遠祖，加上玄元皇帝的稱號。現在有好幾部流傳的《史記》，在《老莊申韓列傳》中，刪去老子，把他升為本紀。這是唐人的改本，他們都遵通道家，所以道家在唐朝盛極一時。

道家以黃老並舉，起於秦漢之間，從前是不關聯的。儒家極盛之時，道家卻有一種潛勢力。漢朝魏伯陽，著了一部《參同契》。他把《易》理和道家修養之法，合而為一。這是修煉內丹的方法。到了晉朝，葛洪做了一部《抱朴子》，卻是講修煉外丹的方法。南北朝的時候，北方的寇謙之，講符籙使鬼神之法，很有些像漢代的張道陵。南方的陶宏景，比較貞靜些。而唐朝君臣都講究服食金丹。帝王以服食金丹而死的，有六人之多。士大夫也不在少數。所以

① 整理者案：此言當為禰衡所說，語見《後漢書》卷一百：禰衡跌盪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

白居易在新樂府裏說：“君不見玄元老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①從上面看來，可以知道唐朝的道家，和老莊有些不相干了。

唐代在表面上雖則崇儒，定了十三經注疏。可是唐代經學家太少。賈公彥、孔穎達、陸德明，都是隋朝的人。而且十三經中注《易》的王弼，還是道家。唐代有重儒之名，而無真儒；有重道之名，而無真道。而佛教卻盛極一時。自從藩鎮割據，到五季之亂，天昏地黑。中國儒道佛三家，都尋不著出路。道家專講金丹，儒家只有空虛無用的文章。餘下來的佛家，又不是中國固有的學術。人心煩悶，不得不回過頭來，把儒學革新一下。宋朝初年，周邵二程幾位大師，遂應運而興了。

周邵程朱致力的途徑各不相同，今說個大略如次。

周子的《太極圖》，根據黃晦木的《太極圖辨》，知道他是得之於道家。他的功夫，是主靜的。他的學說，是從“易有太極”一句，而附之以陰陽五行。冥想出宇宙本體的形狀和作用來的。他以為人是一個小宇宙，使我的生命與宇宙本體融合如此便構成了一個人極。他的主張，是主靜立人極。照這樣看來，周子是向上去冥求的。

至於邵康節的《易》學，程子以為加一倍法。其《易圖》及《皇極經世》，全是用機械式的象數來推究人事。因而知道未來的吉凶和消長變遷，往往奇應。照這樣看來，邵子是向前去求索的。

我對於周邵二子的判斷如此。然則程子怎麼樣呢？我說，大程子是向內心去涵養的。二程子兄弟，嘗問道於濂溪，而與康節為好友。然其為學，卻不相同。大程子明道先生教人向內心去識得仁。他嘗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① 整理者案：白居易《白香山詩集》卷三《海漫漫》云：“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太平。”他的氣象胸襟是最為闊大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須得注意。明道先生既然主張向內心上求生活，那末對於外界的學問智識怎樣呢？他有句話說：“學貴求其所知，尤貴養其所知。”由此可見明道先生的著力，側重在個“養”字。到了他的弟弟小程子。亦說：“道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看去似乎相同，其時小程子的著力，卻在致知上。一樣兩句話，中間卻分輕重。然而智識是無邊無際的，既講致知，便要格物；既要格物，便須窮理。後來朱子作《大學章句》，根據小程子的意思，補了《格物致知》一章。說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話雖如此，卻不容易做到。試問天下之理，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够窮極？到什麼程度，纔能够豁然貫通呢？在程朱或能到達這一個境界，不善學之，便是遊騎無歸，便是玩物喪志。然而理莫備於書，不得不轉入讀書考古一方面去。但是古今書又太多，不得已約之又約，提出四書來講。宋初幾位大師，本來從養心講起現在卻又歸到讀書了。幸而朱子是豪傑之士。他的德性高，魄力大，學問博，下學上達，敬義夾持。自己又能够躬行實踐。所以自從孔孟周程以後，朱學盛極一時。

我今提出一個公案了。我的題目，說儒道兩家，為什麼又叫“天人損益”呢？我以為古來聖賢對於“尊德性，道問學”一定是雙提的。所以老子說：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佛家稱有學無學亦是此意）

孔子說：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程子說：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致知就是博，就是益。用敬就是約，就是損。人事損得一分，

即天機培養得一分。周子說：“主靜立人極。”大學亦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易》咸卦：“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這就是靜的功夫了。雖然，單說靜字，靜固靜矣。動便怎麼樣？動靜分為兩概，便是枯槁，便是斷滅。聖賢功夫，在乎動靜交相養。故孔門提出一“敬”字。左氏說：“夫敬，德之聚也。”朱子說：“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主一無適，則動亦靜，靜亦靜。便是約禮的功夫了，便是求放的功夫了，便是正心誠意慎獨的功夫了。人們能讀天下之書，而不為書所讀。這纔是豪傑之士，不是書獃子。老孔程朱，是一脈的。然而大程子側重在養，小程子側重在致知窮理。朱子一轉手以為理莫備於經，便側重在讀書了。

在朱學極盛的時候，便有一位陸象山先生，出來反對。朱子主張下學而上達，陸子主張尊德性。平心而論，陸學簡易直捷。第一步認識心的本體，與後來的陽明，都是屬於大程子一方面的。陸子反對讀書窮理，說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一個人。他的下手功夫如何，我可以用“本地風光”來說明。請看他叫做子靜，便可知他是一位主靜說的健將了。他和朱子辯論，成了許多公案。他說朱子是支離，朱子說陸學是空疏，又說他陽儒而陰釋。好像販私鹽，擔子上面蓋了些養片。平心而論，程朱大賢，亦不免受禪學的影響。禪學也有與儒道相通的地方，原是不妨事。象山主張先立乎其大者，主張識得心體之後，隨你讀書、親師、交友，都好。後來陽明便說滿街都是聖人。他們把人的地位抬高，是很有功於名教的。

主靜是怎樣。吾人的心，可說自從無始以來，一嚮沒有定過。所以《大學》上的功夫，便是說止說定說靜。莊子說得好：“聖人之靜也，何故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也。”^①水

① 整理者案：王先謙《莊子集解》本卷四《天道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

靜猶明，而況精神。譬如一湖的水，水定沙停，則明鑒毫髮。佛家所謂“大圓鏡智”，確有此種境界。可是有了缺點，不能動靜交相養。程朱講主敬，說道敬者主一無適，任你在事物上磨煉，心體卻是安定。這叫做靜亦靜，動亦靜。陽明平宸濠，平桶谿蠻，在千軍萬馬之中，心還是不動。這便是儒學最高的功夫。外面威儀嚴肅，內裏心地安詳。這便是儒者最好的氣象。

人格擡高以後，難道真個滿街都是聖人了嗎？這原來是接引後學的一句話。周邵程朱陸王，都是豪傑之士。而進德的方法，卻各自不同。並且一人的說數，容或前後不同。即如陽明先生的學說，先後共經六變。然陽明得力，在龍場驛上。九死一生，百念灰寂之後，忽然見到心的本體。他便扼住一個良知，良知既經認得，他就運用到行為上去。所以他的學說，只有兩句，叫做致良知，叫做知行合一。

翻遍陽明集子，解說致良知，往往前後不同。依我看來，良知便是最初的一個動念。這最初的一個動念，完全出於直覺。孟子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照此看來，怵惕惻隱，便是良知。納交及要譽，便不是良知。人們最初的一個動念，是最高尚真實的。良知原包含四端，擴充四端，便是陽明所說的致良知。所以第一動念，即是良知。第二動念，出於計較心，便不是良知了。象山和朱子在鵝湖講學。象山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到痛切處，聽的人都掉下淚來。這是因為象山能觸動他們的良知。原來行義而抱有一種計較心，雖義亦是利了。《論語》載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說：“再斯可矣。”孔子亦是因為多加思索，容易生計較心。致良知的功夫，要保存最初的一個動念，而適用於事物。這是從致良知講到知行是合一的一句直捷話。

我今說一件東洋的故事。日本大隈重信^①微賤的時候，是一個武士。有一天，到東京去。在旅館裏，聽得隔壁有一個女人哭得很悲傷。大隈問茶房，知道是母女兩個，住了半年多，沒有錢付賬，不得已要把女兒賣掉，所以痛哭。大隈很責備旅館一番。那茶房道：“貴客既然不忍，請你會鈔如何？”大隈忿然說：“好，我來替他們還。”可是自己沒有多錢，便把帶來的衣服用具，統統變價。他便不留姓名，逕自回家去了。後來茶房把賬單收據交給她們，她們非常奇怪，輾轉詢問，知道是大隈替她代付的。她便帶著女兒，去見大隈，把女兒嫁給大隈，作為夫人。

從這一件事看來，大隈的第一個動念，是發於義的。不留姓名而去，何等高尚！這便是良知。第二個動念，人家登門來謝，就納了他的女兒為妻，這就不是良知，叫做見利而忘義了。

宋明大儒，提高人格。陸王尤其向上尋求，仿佛人人可以超凡入聖，人心自然激勵。所以宋明兩代，國家雖危亡，忠義之士，前者仆，後者繼，不肯絲毫屈服，這便是人格提高的效果。

人格果然提高，至於超凡入聖，還是一句空話。人們果能一蹴就做了聖賢嗎？人人自以為聖賢，這便流入於狂。人家說陸王末流是狂禪，這是顯著的弊病。到了明清之交，事勢相推，便一變而為樸學了。顧亭林先生首先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八個字。雖然單舉博文，無意中把約禮一語割掉。可是行己有恥，亦是做士的本分。從此清代學者，都側重於問學方面。雖梨洲為念臺高足，其兄弟且有閉門讀盡天下書的志願，毛西河輩更可想而知了。

從理學時代，轉到樸學時代。明代氣運亦革易而為清代。船山、亭林、梨洲、胡東樵、顧景范、顧震滄、萬充宗、季野。其學問著

① 整理者案：大隈重信(1835-1924)，日本明治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肥前藩武士出身。其關於東西哲學之見解，可參其著《東西方文明之調和》，卞立強等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版。

作，大都是很博大，有開國的氣象。清初的學者，不完全是樸學，還是漢宋兼採的。到乾隆時，惠定宇先生，始定出一個嚴格主義來：一是好古；二是重家法。宋人經說，一概不採。戴東原先是江慎修的弟子，初時兼採漢宋。後來在揚州遇見了惠定宇，遂屏去宋人經說。後來著了《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專與宋儒為難。論到徽州學派，確是有功經學不小。就是浙東、蘇州、常州的學派，大都奇才輩出，著作如林。然而以我的嚴格來批評，清代經學著述，只有張皋文、陳碩甫的兩部書最為精審。張氏的《周易虞氏學》，能够在虞氏《易》亡失之後，憑了李鼎祚《周易集解》，貫穿成功一部完全無缺的虞氏《易》，尤其是虞氏《消息》二卷，可算得絕學。陳氏的《詩毛氏傳疏》，雖比不上張氏，亦算是專門絕學。博大精深，兼而有之了。定宇、東原，沒有偉大的成書。胡竹村《儀禮正義》，雖精深，而未完成。凌次仲《禮記釋例》，是一部好書。孫仲容《周禮》，能博大，而不能精深。其餘幾百個經學家的著作，須要把他細細抉擇整理起來，要會合一處，不妨成了十三經新集解，或十三經新注疏。不然照這樣的汗牛充棟，卻不勝羣言淆亂之歎了。

清代的學者，喜歡反對朱子。其實朱子的《四書集注》，實在精微廣大得很。毛西河有意和他為難，把他刻了一座木的雕像，放在書桌邊。一面讀他的集注，遇到不合意，便取戒尺擊他的頭，說你又錯了。結果，把他的頭都敲碎了。我說記問之博，自然清人優於宋人。可是講大本大原的地方，那有一人够得上朱子！戴東原的《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現在很風行，我卻不敢佩服他。即如說“天理”二字，“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人之心。”東原很駁他。殊不知“天理”二字連用，並不始於朱子。《莊子》說：“依乎天理。”《樂記》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董仲舒傳說：“有所失於天之道歟，有所悖於天之理歟。”其他加上天字而成為一個名詞的，如天秩、天爵、天討等等。《荀子·天論》也說天情、天官、天君、天養、天政、天功。難道理字上加不得一個天嗎？宋儒用過內心的苦功，當然有

些見到。清儒的大病，我有一句判斷，便是不肯向上尋求，這是氣運升降的緣故。亦是天人損益的關鍵。因清儒務實的結果，二百八十年中，理學家既無傑出人才，連到佛家也不出禪宗，只出得淨土與相宗。清代經學家有怎樣的本領呢？廖季平先生有一句有趣味的批評，他說：以前人的工夫，是割碎書的本文，散為類書；現在人的工夫，是鉤取類書，插入本書中去。（以上是廖氏語）至於內心的修養，清儒可算絕對不曉得。這是矯宋明末流之弊，自身卻又有弊了。我所見的中國學術升降的大概，便是如此。

現在考據的趨勢，已是盛極而衰。經書上難解的問題，可解者已經解了；不可解的，任你用盡心思，翻盡古籍，說來說去，還是不對。有惠定宇的好古，即有康有為、胡適的疑古。經書實在無甚可以詮釋。俞曲園先生去平議諸子，孫仲容卻去詁《墨子》。王益吾便去補注《荀子》，羅叔蘊、王靜安更去考甲骨文，已經離樸學的門庭太遠了。至於蔡子民考《紅樓夢》，風斯下矣。總而言之，近來法國人伯希和卻到北平大講考據，考歷史四裔。北平的教授，羣然奉以為師法。你想坍塌不坍塌。今後學術的趨向，我以為有兩條路徑：一是研究歷史；一是復興理學。研究歷史的方法，第一是知人。把多少聖賢豪傑名儒將相文人逸士，景仰他的人格，辨別他的個性。和自己的性格行為相比較，而著手修養和建立的方法。第二是論世，綜觀二千餘年治亂興亡之跡。研究他的因果，和現代的局面相對照，而著手改革和救濟的方案，這是研究歷史最切用的路徑。中國歷史之外，西洋史也是要讀的。中西史事，也是要比較的。九通及地理，更是應用的。我們要復興理學，第一要破除門戶之見。無論程朱陸王，都有他的特色。考察自己資質所近，從任何一家入手，都可以的。各家比較起來，第一當然是明道先生。他是一種淵涵氣象，宛然顏子。伊川風裁嚴峻，可惜門庭太窄，所以引起洛蜀之爭，看去在子夏與孟子之間。朱子敬義夾持，下學上達，卻有些像曾子。象山先生立乎其大，陽明致良知，亦近孟子。陸王